

經義考

冊三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逸經中

男 昆田 校

詩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
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
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
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
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
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李樗曰諸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

經

義

考

卷二百六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而知

黃櫅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潔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汙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中和之極致也卽其義可以悟其意卽其意可以知其辭矣

呂祖謙曰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

葉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天闕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旣已明著之不可

得而沒也

朱載堉曰謹按毛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說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旣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闊不通矣小序以爲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爲元起無辭非也

郝敬曰儀禮鄉射奏騶虞狸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歛豳詩卽七月也籥歛七月猶笙歛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

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黃櫞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生長之類

右詩序

狸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狸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閒若 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

樂記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射義狸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

劉敞曰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狸

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傳矣。疑原壤所歌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卽是其章首。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光朝曰：狸首風也。

六經奧論曰：騶虞狸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閒不可闕也。今狸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熊朋來曰：狸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今考定狸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右考工記文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作嗟爾。不

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右射義文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

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右大戴記投壺文

狸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按劉仲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並書其爲狸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略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狸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也浚儀王氏謂狸首新

宮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

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瓠葉之詩云有兔斯首卽
係狸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采蘋

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

鄭康成曰肆夏采蘋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蘋趨以肆夏又云場中采蘋趨中肆夏
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蘋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
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采蘋乃堂上之
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宣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
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
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令月元日復

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于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六經奧論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蓋未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歛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熊朋來曰新宮儀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卽小雅中斯干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

錢澂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爲婚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袩夏 驚夏
鄭康成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

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九夏皆詩篇名
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
具

韋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
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安生曰武宿夜卽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旣至止舍中會諸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
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
禮江翁曰何徇曲也式恥之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記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
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戎殷于牧野
王佩赤白旛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
生開三鐘終王定

孔晁曰大享獻爵奏庸擊鐘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
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
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師曠

見太子東躅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晁曰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

轡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廉廉取與不疑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

杜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河當作沔

杜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云云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叔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雨無正之首

劉燾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軒任朱離鼓鐘之三在以雅以南句下

右韓詩齊詩

素以爲絢兮

朱子曰若以爲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右左傳

相彼盍曰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日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
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右禮記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右家語

舟張辟雍鶴鷞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右樂元語

敷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雔雔無怠無凶

右周官注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